

第一章 导论

许多杰出的心理学家都曾宣称,他们相信,心理学可以道出有助于艺术家创造的真理。然而,人的精神活动是异常复杂的,以至于在心理学这门科学发展的现阶段,心理学家不可能指导有才能的艺术家如何更好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尽管他可以引导艺术家更充分地理解为什么凭直觉去做某些事情会弄得更好,为什么他力图避免的某些事却损害其作品的美,破坏了人们欣赏这一作品时的愉悦。

经由那些指导青年人从事艺术创作并力图提高对美的鉴赏力的人的努力,人们已从美的心理学研究中获得了某种实用价值。比如,搞清为什么某些类型的事物特别容易激起儿童的兴趣,搞清从儿童的态度向美的多种形式,向适合于成年人的态度发展的线索,这对于教育家是很有价值的。

然而,实验美学的主要价值是其兴趣在于被试本身。我们感兴趣的是理解更多的人心奥秘,即使我们无法深入其中。令人困惑的现象决不是离

奇古怪的。日常精神活动并没什么令人迷惑之处,因为许多人都认为,即使做错了什么事,它也是极平常的。这些人惊异的是人丧失了过去的记忆,乃至忘掉了自己的名字。深入的思考将表明,令人惊异的不是丧失记忆,而是我们记住了自己的名字或记住的一切。因此,在我们所作的心理学考察中,我们并不局限于那些事实上并不那么令人困惑和难以解释的异常现象,尽管这类现象比普通现象更有力地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美与愉悦 ——读者将会发现,本书经常涉及的问题是色彩、画面等是否令人愉悦。然而,却决不能把欣赏美同愉悦当作一回事。悲哀也许可以增强一幅画或一首交响曲的美,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对悲剧的完美欣赏所获得的体验远比愉悦要多得多,不管这悲剧是出现在戏剧中还是出现在画幅上。

这里,我们无须讨论什么东西确切地包含在美这个概念中,这是美学家的工作。但是,一般说来,美的享受总伴随着愉悦,特别是当我们涉及到诸如色彩、线条等因素时,愉悦是异常显著的,这一点已为人们广为接受。本书前一部分所描述的实验会简要地论及这些因素。我们发现,在这些心理学实验中,向被试问及这样的问题:“你喜欢它吗?如果你喜欢,那是为什么喜欢?”或“你发现它

令人愉悦吗？而不是问：“你认为这是美的吗？为什么？”这是较为方便的。这后一问题常常容易导致对美这个概念的讨论。

将实验方法用于研究我们对美的鉴赏，是从一些简单要素开始的。比如，我们首先取一些单色、线条或图形，看看它们是如何使人有所感受的。一幅画涉及许多复杂的特征，诸如色彩、形式、意义、联想、对原作的记忆（如果是复制品的话）、对艺术家声望的了解、对艺术家作品的了解等等。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令人感兴趣的，但是，我们很难说清在什么程度上，各个因素在决定我们整个判断方面的影响。然而，通过选取简单的色彩和形状，我们可以降低这些因素的复杂程度。但是，我们这样做决不是通过某种手段去排斥抛弃所有这些因素。尤其是我们可以运用不同的方式来改变这些简单的对象，诸如彩色纸或线条，进而搞清这些变化对观者的影响。因此，我们期望将来能掌握可以弄清这一切的知识，亦即有关以孤立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某类对象的美的一切知识。随后，我们才会有更好的机会去探讨含有作为构成要素的多种色彩或形式的更为复杂的对象。当然，我们将会发现在一幅画中组合起来的色彩和线条的多变效果。尽管这样，我们仍可以合理地预测某些最显著、最富有特征性的效果。有时，我们还可

以发现一个人看画或听诗同看某种色彩或听某个和弦时相似的内心态度。所以说,研究简单对象引起的愉悦及其多种效果,我们实际上也就是采取了一种正确的态度来研究异常简化了的审美经验。

第二章 色彩美

色彩作为美的一个要素，其显著效力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一些人认为，色彩的影响应从我们经验中所建立起来的联想方面去追根溯源。红色和黄色之所以被说成给我们以暖色的印象，是由于它们常常被人们联想到阳光或火的灼热；绿色对忙忙碌碌的市民之所以显得宁静，是由于人们常常由此联想到乡间的静谧，等等。然而，许多事实和经验似乎都表明，色彩的作用并不能完全到联想中去追寻，它对我们有某种直接的刺激效果或压抑效果，这种效果有其深刻的根源，而不是极为普遍的联想。

我们将会看到，不同的色彩对于那些出生只有几个月的婴儿有不同的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难把这些不同效应归因于婴儿经验范围很小的联想——事实上，在我们把握到色彩联想发生的证据之前，这些效应就已出现了。另外，我们还会发现，在一个生来就失明而后来切除了导致失明的白内障的人那里，红色直接使他感到愉悦，而

黄色则使他非常讨厌。显然,在这种情形中,是无法用任何联想来解释这些不同效应的。实际上,不同的色彩光线甚至会在不同方面影响动物。红色对某些动物的兴奋特性是人所共知的。即使是那些显然没有视觉的低等动物,对不同的色彩也很敏感,并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阿米巴变形虫回避蓝光,如同它对白光也回避一样,但它却不回避红光。有人作过一个实验,把数量相等的蚯蚓分别放入两个盒子,一个盒子有光,另一个盒子漆黑一团,两个盒子中间接通,每隔一小时数一下两个盒子里蚯蚓的数量。经过一段时间发现,有光的盒子里的蚯蚓比黑暗的盒子里的蚯蚓多五倍。通过这个极简单的实验表明,蚯蚓喜欢红光甚于绿光,而对绿光的喜好又甚于蓝光。蚯蚓也许是通过其表皮来接受光感的,因此,认为它们是否有特定的视觉器官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假如这类低等动物都会有差异地趋向不同的色彩,那么,发现高度敏感的人的器官远离联想地直接受到色彩的影响,这便是不足为奇的了。

一种色彩的一般刺激效应,尤其是若干色彩的一般刺激效应,法国医生费里曾通过某些实验令人叹服地作了说明。他在实验中使用了一个可以记录握力强度的装置。首先,他确定了不同人的标准握力,然后再把这种握力用于对不同色彩光

线的反应。不同色彩所造成的差异在一个具有歇斯底里症的被试身上特别显著。如果把他标准的握力界定为 23,那么,就会发现,蓝色所导致的握力数值是 24,绿色是 28,黄色是 30,桔黄色是 35,红色是 42。这表明,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就像在前臂变化时所呈现的那样。进而我们看到,色彩是在一种扩大对肌肉和血液循环系统的刺激方式中影响我们的,光谱上‘暖’的那一极的色彩具有最强烈的刺激性。

儿童的色彩偏爱——我们对年龄很小的儿童作色彩偏爱的实验时,发现他们偏爱那些具有较强刺激性的色彩。一些审慎的实验者曾得出以下结论:一岁或七个月的婴儿明显地表现出对黄色和红色的喜好甚于其他色彩,乃至甚于白色,因为明亮的色彩显然对儿童更有吸引力。这类实验有一些是按照下述方式进行的:在婴儿面前距离同等地放置两种颜色的积木或色纸,然后看他抓哪一个。这要考虑到儿童习惯于用右手(或左手)的倾向,先将红色置于右面,蓝色置于左面,然后再颠倒这些彩色积木的位置。近来,笔者用新的方法来进行一系列实验,这些实验超过了五个星期,被试有一些是很小的婴儿,刚刚诞生三个半月。这些需要许多审慎措施的新方法的详细描述,已在别的地方公开发表了,但这里应简略地说明一下。婴

儿被放在舒适的座垫上，笔者站在距婴儿一英尺半左右的地方，手里拿着两种不同色彩的绒毛玩具，后面是实验者外衣灰暗的背景。这样我便能很容易地观察婴儿在看每一种色彩时的情形，每当他的目光从一种色彩离开转向另一种时，我便说出这种正在看或‘不看’的色彩的名称。这些动作的精确时间由助手借助秒表记录下来，以便以后计算观看每种色彩时的时间长短。两种色彩先呈示给婴儿两秒钟，经过一段间隔再把这两种色彩的位置对调，然后再呈示两秒钟。第二天又给他看另外两种色彩，直到九种色彩每一种都与另一种配对呈示给他看，这样每次两分钟的实验一共有七十二次。为了避免单调乏味，又审慎地把各种色彩全都铺开，并把婴儿观看每种色彩的整个时间都累计起来，不管是否有三秒钟（通过把看每种色彩所得到的数值同其他与之配对的色彩的总数值相比较，我们就可以考虑婴儿所表现的心境和兴趣的变化。由此，便可以得出每种色彩的数值同某一色彩呈示时对观看两者中任一色彩的时间总量的百分比）。结果大略如下：黄色 80%，白色 74%，桃红色 72%，红色 45%，褐色 37%，黑色 35%，蓝色 29%，绿色 28%，紫色 9%。在此，我应补充说，婴儿显然喜欢黄、白、桃红色，他看这些色彩有时每次长达一分钟之久，而显然不喜欢绿、蓝和紫

色。当然,黄色和桃红色比其他色彩更明亮——即
是说,它们含有较多的白色。这两种色彩以及白色
的受人喜爱的地位进一步确证另一些研究者的结
论 婴儿很容易为色彩的亮度所吸引。假如我们把
白、黄和桃红色的这种地位部分地归诸其亮度,那
么,我们也就会得出同费里相同的结论。诚然,人
们不可能依据一系列实验就作出概括,特别是当
这些实验对那些年龄很小的婴儿很难做时更是如
此。然而,对别的儿童所做的实验的结果却与我提
出的结论相一致,这就是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里,
最有吸引力的色彩是光谱上“暖色”那一极的色
彩,这就是费里所发现的那些最有刺激性的色彩。

这种偏爱在男女少年时期会持续一段时间,
以后其他色彩会变得更受欢迎。在安特卫普,对许
多学龄儿童所做的实验表明,四至九岁的儿童最
喜欢红色,而九岁以后则最喜欢蓝色。温奇先生曾
对伦敦二千名学龄儿童做过若干实验,这些孩子
的年龄,在七至十五岁之间,他们依次写下下列色
彩——白色,黑色,红色,绿色,黄色和蓝色——这
便是他们喜爱这些色彩的顺序。在一个男子学校
中,这一年龄段中年龄最小的孩子最喜欢的是红
色(处于第一位)。黄色在这些孩子中处在第二或
第三位,但在这一年龄段中年龄最大的孩子那里,
则降至第四或第五位。蓝色紧接第一位之后,往往

处于第二位，而绿色则从年龄最小的孩子通常所给予的第四甚至第五位，提高到那些年龄最大的孩子所制定的第三乃至第二位。温奇先生还得出了女孩和男孩色彩偏爱的平均序列，女孩偏爱的色彩依次是蓝色、红色、白色、绿色、黄色和黑色；而男孩偏爱的顺序是蓝色、红色、绿色、黄色、白色和黑色。

在学龄儿童阶段，刺激性是决定一种色彩吸引力的首要因素。除此而外，绿色在农村学校中比城市学校中更为儿童所喜欢，这部分是因为绿树和绿草地的影响所致。而女孩（特别是年龄稍大的女孩）则比男孩更喜欢白色，这也许是因为她们更经常地使用白色和穿着白色衣服更合适所致。所以说，即使在这些早期阶段，经验和联想也开始改变各种色彩的原初效果，这一过程无疑会在成年人的生活中得到延续。

成年人的色彩偏爱——有一个实验者发现，美国学生特别喜欢白色、红色和黄色，她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涉及到了现代色彩视觉理论。（她写道：“依据赫林的色彩理论，在白色——黑色、红色——绿色、黄色——蓝色这三对色彩中，白色、红色和黄色是所谓‘特殊色’，它们同视网膜中三种假定的视觉物质相对应。在依据光线活动从事某种化学分解时，这三种物质被认为会分别给予感

觉以白色、红色或黄色，而在加强这些感觉的同时，又会产生黑色、绿色和蓝色感觉。这种特殊的过程似乎在生理方面造成了强烈的反应，就好像是一个较为兴奋的过程。所以，人们发现，同多种色彩刺激时测量到的握力增强一样，红色具有令人特别兴奋的特质，其他色彩也具有类似的效应，不过从红色到紫色，这种令人兴奋的效应逐渐降低。比如，明亮的红色或黄色所导致的愉悦，完全是一种色彩的纯粹生理效应上唤起的某种情调。如果说红色的效果像是号角声，那么，蓝色则像是各种宁静和凉意，如果说红色比蓝色更招人喜爱，这是由于人们在红色中感受到强烈的刺激，因而更喜爱它。”

然而，这并不是说成年人对这类富有刺激性的色彩的偏爱是完全一致的。温奇在对成年人的某些更进一步的实验中发现，绿色在妇女那里一般达到第二位，在男子那里也达到第三位，成年人之所以喜欢绿色，部分原因是由于绿色的宁静特性。一般说来，孩子们同原始人一样，其特征是喜欢强烈的富有刺激性的感觉；其明证是他们既喜欢响亮的声音，又喜欢“响亮的”色彩。由于年龄、经验和文化的关系，优美的色彩浓淡及其变化渐渐能被很好地欣赏，那种直接的“生理”效应（如果我们这里是不太严格地使用这个术语的话）便为

那些完全阻碍这类效应的诸多复杂情况所取代。比如，一种不愉快的联想可以破坏我们在生活中对令人愉悦的色彩的欣赏。

由于不同个体经验的这种影响是极其多变的,所以,我们几乎无法作出这样的令人满意的陈述,即某些色彩是成年人最喜欢的。温奇先生运用对儿童实验时的同样方法来考察成年人时发现,二十四名男子(平均年龄为二十八岁)和四十一名女子(平均年龄为三十岁)对各种色彩喜爱的一般顺序是：

男子	女子
绿色	蓝色
蓝色	绿色
红色	白色
白色	红色
黄色	黄色
黑色	黑色

这个表格所反映的情况，显然同那种“富于刺激性的”色彩，即红色和黄色最招人喜爱这类说法

相一致。但事实上,由于不同个体(且不管先天的差异问题)的环境和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们不可能得出一种总括性的结论,说哪些色彩是成年人最喜欢的。我们只能说(诚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各种色彩的哪些特征是令人愉悦或令人不快的。

此外,我们也很难比较对色彩的不同实验的多种结果,因为这与不同实验者所使用的色彩的浓淡和情境的细微变化很有关系。温奇先生的被试(实验要依据他们来安排)在实验室里要考虑他们自己所选择的色彩浓淡变化,而美国的被试则有一些显示在他们面前的具有特定浓淡的色纸。在一些美国人搞的实验中,各种蓝色和绿色也许会有令人不快的浓淡变化,而红黄各色则有令人愉悦的浓淡变化(这个难点现在可以通过使用服务于特定实验目的的标准色彩和呢绒布料来克服)。

更进一步,我们现在还不清楚由于其多变的环境,民族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色彩偏爱。我们知道南欧各民族和热带地区的人,比较寒冷的北部人更喜欢热色和较强烈的色彩。这看来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化程度的问题。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妇女比苏格兰妇女更喜欢强烈的色彩。

诸如此类的情况的考察必须顾及到比较不同

国度的诸多实验结果。我们不必假定一系列不同的实验会产生不同结果，因而是毫无价值的。

风俗习惯会明显地影响到某种色彩的流行，这一点在时髦的变化中已显现出来了。当某种色彩在一个时期被认为是时髦的时，这种色彩就会逐渐使许多人觉得是令人愉快的。所以，我们也就可以推测同一国家的人在不同时期的色彩偏爱的某些变化。

下意识联想——我们已力图揭示这种情况，即色彩对我们的影响是由于色彩自身的特性，而不完全在于同它们关联的物体和经验的联想。同时，我们还发现，这样的联想在某些人身上确定其对某一色彩的适应态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也许存在着某些深层的联想，它源于我们很久以来已忘却了的东西。某种蓝色所产生的愉悦也许是由于对蓝色天空感受到的许多愉快经验的微弱的唤醒，尽管我们不再记起这种经验，甚至根本没想到蓝天。一些实验已表明，我们会产生一种情感，它同我们观看某个对象时所体验到的情感相似，尽管这时我们并没回忆起这个对象。因此，我们不可能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由于我们无法追忆某种色彩，所以，当这种色彩使我们感到愉快时，朦胧含混的联想就不会起作用。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些联想称之为下意识联想。

一般联想——我们把那些意识到的但又不依赖于我们自己特殊和特别经验的联想，包括在一般联想之内。比如，我的几个被试表现出对某些色彩的喜爱，这是由于他们发现了这些色彩的特性。蓝色的特定浓淡变化可以使任何人都想到天空，而红色则通常暗示了铁路的信号。

个人联想——另一方面，一种色彩的愉悦性或其他特性有时则源于观看者非常特殊的个人经验。我的一个被试不喜欢一种色彩，其原因在于这种色彩是她儿时所讨厌的一种花的色彩；另一个被试喜爱一种色彩，因为这种色彩是实验时他的党派在普选时获得发展的‘党派’色彩。还有一个被试产生了一种少有的联想，她不喜欢一种色彩，其原因在于这是她极其讨厌的一个教师常常系的领带的色彩。在这些个案里，被试也许完全无法摆脱这些联想，虽然他明白把某种色彩称作丑的或美的时，他无法证实这样的理由是正当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一般联想和个人联想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简便的分法，而不是绝对的。许多联想有赖于某种边缘地带，所以，从一种类级到另一种类级存在着渐进的过渡。

在一次实验中，向被试显示两种色彩，一种是王室的蓝色 A，另一种是褪了色的黄绿色 B，当询问一个被试在两种色彩中更喜欢哪一种时，她直

言更偏爱色彩 B。这种褪了色的绿使她想起了夏天,她之所以讨厌色彩 A,“是因为在夏天里从未见到过这种色彩”。在此,我们的个案说明,与特定色彩 B 所产生的联想不仅决定了一个人对某种色彩本身的态度,而且也决定了他对同时所看到的其他色彩的态度。在这个实验例子里,联想是如此强有力,以至于我所呈现的几乎任何人都不喜欢的不纯净的黄绿色,会置于非常流行的蓝色之上。

一个不同的联想可以把判断颠倒过来。我的一个被试,当我向她呈现两种色彩 E 和 F 时,她表示更喜欢色彩 E,因为这种色彩暗示了百合花。后来,她写道:“当我发现自己此刻实际上并不是在比较我面前的这两种色彩时,我便努力地再去比较它们。不过,这次我想到了由这两种色彩的衣料制成的衣服,这时,我更偏爱色彩 F,因为色彩 E 的衣服对我不合适。”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联想的影响是多么富有变动性。

在我们把其他感觉同色彩联系起来,如我们说某种色彩很重或很轻,或很悦耳时,也可以发现那些与色彩相关的联想的有趣例子。众所周知,一般来讲,深色置于浅色之下看起来更恰当。如果楼梯的两壁用不同的色纸来装饰,我们更喜欢在下半段贴上色彩较深的色纸,否则,就会使人感到头重脚轻。布洛先生在我国曾做过色彩美学方面极

为重要的实验工作,他考察了色彩凝重感。他在实验中使用了三角形、圆形或方形的色纸,上半部是一种色彩,下半部是另一种色彩,或者至少是某种浓淡不同的色彩。

把两个三角形(如图 1 所示)呈现给被试,要求他回答喜欢哪一个,并指出为什么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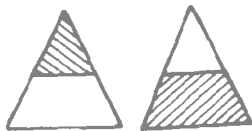


图 1

一共对五十个被试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重量原理”决定了色彩偏爱,亦即大多数情况下,被试喜欢深色置于三角形底部的图形。

在三角形的上下两部分用同一色彩的不同浓淡程度而不是两种不同色调着色的情况下“重量原理”的影响更为恒常。在许多个案(而非全部个案)中,被试能够把他们的这种偏爱归结为“重量原则”,即使他们前此从未想到过这一原理。当问及为什么一些色彩比另一些色彩看起来更重时,被试大都说不出原因。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联想所致,是由于“环绕我们的自然事物,大都是较深色部分在下而不是在上(比如树和山),我们已养成了一种把这种形态当作典型特征的习惯,并希望在其他并不构成我们日常环境一部分的事物